

二十一

東周列國志卷之二十一

白下蔡 界元放寸評仲

第九十四回

馮驩彈鋏客孟嘗
齊王糾兵伐桀宋

馮驩才識甚高非尋常遊士之比其口舌之才未嘗不妙而其言皆正大光明無絲毫傾危欺詐至于心地忠厚更是品高處以如此人而貧困無聊使非有孟嘗之好客未必不終身貧賤也可嘆

宋康行事驕傲愚騃粗率淺躁都有而又加之以淫虐濟之以剛愎此卽大國亦必有滅亡之禍况於國乎至其所恃者在兵力而又無撫恤之德與用衆之方和人而後言霸王豈非嘆語

蘇代本于蘇秦之教亦游士之雄也與張儀流品雖同而品行過之其爲齊計畫處更正

養客五君中惟信陵眼力見識都勝如待侯生一節是四君之所必不能者也

侯嬴朱亥只看其不屈于信陵便知其身分之異看信陵偏要致敬于侯生朱亥便知其識見之高非信陵不足以知二人非二人亦不能致信陵之敬所謂相需而後顯相難而相成也

話說孟嘗君自秦逃歸道經於趙平原君趙勝出迎於三十里外極

其恭敬惺惺自古惜惺惺趙人素聞人傳說孟嘗之名未見其貌至是爭出

觀之孟嘗君身材短小不踰中人觀者或笑曰始吾慕孟嘗君以爲

天人必魁然有異今觀之但渺小丈夫耳自是無知人語和而笑者復數人

是夜凡笑孟嘗君者皆失頭平原君心知孟嘗門客所爲不敢問也

再說齊王既遣孟嘗君往秦如失左右手恐其遂為秦用深以為

憂愚人規矩是過後悔及聞其逃歸大喜仍用為相國賓客歸者益眾乃置為

客舍三等上等曰代舍中等曰幸舍下等曰傳舍代舍者言其人可

以自代也上客居之食肉乘輿幸舍者言其人可任用也中客居之

但食肉不乘輿傳舍者脫粟之飯免其飢餒出入聽其自便下客居

之前番雞鳴狗盜及偽券有功之人皆列於代舍所收薛邑俸入不

足以給賓客乃出錢行債於薛歲收利息以助日用一日有一漢子

狀貌修偉便不衣敝褐躡草屨自言姓馮名驪齊人求見孟嘗君孟

嘗君揖之與坐問曰先生下辱有以教文乎驪曰無也竊聞君好士

不擇貴賤故不揣以貧身自歸耳孟嘗君命置傳舍十餘日孟嘗君

聞於傳舍長曰新來客何所事亦是疑其不常故特留心也傳舍長答曰馮先生

貧甚身無別物止存一劍又無劔囊以蒯綬蒯草名也繫之於腰問東

東周列國志卷之二十一

形狀可笑

食畢輟彈其劒而歌曰長鋏歸來兮食無魚孟嘗君笑曰是嫌

吾食儉也乃遷之于幸舍食魚肉

就肯乃遷妙

乃使幸舍長候其舉動五日

後來告我居五日幸舍長報曰馮先生彈劒而歌如故但其辭不同

矣曰長鋏歸來兮出無車盡嘗君驚曰彼欲爲我上客乎其人必有

異也又遷之代舍

又肯使遷妙

復使代舍長伺其歌否驩乘車一出夜歸

又歌曰長鋏歸來兮無以爲家代舍長詣孟嘗君言之孟嘗君蹙額

曰客何無厭之甚乎

此處差一眠

更使伺之驩不復歌矣居一年有餘主

家者來告孟嘗君錢穀只勾一月之需孟嘗君查貸券民間所負甚

多乃問左右曰客中誰能爲我收債於薛者代舍長進曰馮先生不

聞他長然其人似忠實可任向者自請爲上客君其試之孟嘗君請

馮驩與言收債之事馮驩一諾無辭遂乘車至薛坐於公府薛民萬

戶多有貸者聞薛公使上各來徵息時輸納甚衆計之得息錢十萬

馮驩將錢多市牛酒預出示凡負孟嘗君息錢者勿論能償不能償

來日悉會府中驗券百姓聞有牛酒之犒皆如期而來可知牛酒少不得

驩一一勞以酒食勸使酣飽因而旁觀審其中貧富之狀盡得其實

大費眼力食畢乃出券與合之度其力饒雖一時不能後可相償者與為

要約載於券上其貧不能償者皆羅拜哀乞寬期馮驩命左右取火

將貧券一箇悉投火中燒之謂眾人曰孟嘗君所以貸錢於民者恐

爾民無錢以為生計非為利也開解得好然君之食客數千俸食不足故

不得已而徵息以奉賓客今有力者更為期約無力者焚券蠲免君

之施德於爾薛人可謂厚矣似不應自巳口中說百姓皆叩頭權呼曰孟嘗君

真吾父母也早有人將焚券事報知孟嘗君孟嘗君大怒使人催召

驩驩空手來見十萬錢畢矣不知會刻落上腰否一笑孟嘗君假意問曰客勞苦收債

畢乎驩曰不但為君收債且為君收德孟嘗君色變讓之曰文舍客

三千人俸食不足故貸錢于薛冀收餘息以助公費聞客得息錢多
具牛酒與衆樂飲復焚券之半猶曰收德不知所收何德也驩對曰
君請息怒容備陳之負債者多不具牛酒爲懼衆疑不肯齊赴無以
驗其力之饒乏是力饒者與爲期約其乏者雖嚴責之亦不能償入
而息多則逃亡耳極區區之薛君之世封其民乃君所與共安危者
也今焚無用之券以名君之輕財而愛民仁義之名流於無窮有才
有胆此臣所謂爲君收德者矣孟嘗君迫於客費心中殊不以爲然
然已焚券無可奈何勉爲故顏揖而謝之終是大方人史臣有詩云

逢迎言利號佳賓

焚券先虞觸主噴

空手但收仁義返

方知彈鋏有高人

却說秦昭襄王悔失孟嘗君又見其作用可駭想道此人用於齊國
終爲秦害乃廣布謠言流于齊國秦人無他長惟言孟嘗君名高天

下天下知有孟嘗君不知有齊王不日孟嘗君且代齊矣又使人說

楚頃襄王曰向者六國伐秦齊兵獨後因楚王自爲從約長孟嘗君

不服故不肯同兵何以及懷王在秦寡君欲歸之孟嘗君使人勸寡

君勿歸懷王以太子見質於齊欲秦殺懷王彼此留太子以要地於

齊故太子幾不得歸而懷王竟死於秦此一節更寡君之得罪於楚

皆孟嘗君之故也寡君以楚之故欲得孟嘗君而殺之會逃歸不獲

今復爲齊相專權且暮篡齊秦楚自此多事矣寡君願悔前之禍與

楚結好以女爲楚王婦共備孟嘗君之變幸大王裁聽楚王惑其言

竟通和於秦迎秦王之女爲夫人亦使人布流言於齊齊潛王疑之

遂收孟嘗君相印黜歸於薛糊塗賓客聞孟嘗君罷相紛紛散去惟

馮驩在側便忠爲孟嘗君御車未至薛薛百姓扶老攜幼相迎爭獻

酒食問起居孟嘗君謂驩曰此先生所謂爲文收德者也馮驩曰臣

意不止於此倘借臣以一乘之車必令君益重於國而俸邑益廣孟嘗君曰惟先生命過數日孟嘗君具車馬及金幣請馮驩曰聽先生所往馮驩駕車西入咸陽求見昭襄王說曰士之遊秦者皆欲強秦而弱齊其遊齊者皆欲強齊而弱秦秦與齊勢不兩雄是正話不其是傾危雄者乃得天下秦王曰先生何策可使秦為雄而不為雌乎馮驩曰齊大王知齊之廢孟嘗君否秦王曰寡人曾聞之而未信也馮驩曰齊之所以重於天下者以有孟嘗君之賢也是真話不是欺詐今齊王惑於讒毀一旦收其相印以功為罪孟嘗君怨齊必深乘其懷怨之時而秦收之以為用則齊國之陰事必將盡輸於秦用以謀齊齊可得也如果齊不復用則此言自可踐不為欺詐豈特為雄而已哉大王急遣使載重幣陰迎孟嘗君於薛時不可失萬一齊王悔悟而復用之則兩國之雌雄未可定矣時樛里疾方卒秦王急欲得賢相聞驩言大喜乃飾良車十乘黃

金百鎰命使者以丞相之儀從迎孟嘗君馮驩曰臣請爲大王先行
報孟嘗君使之束裝毋淹來使馮驩疾驅至齊未暇見孟嘗君先見
齊王說曰齊秦之互爲雌雄王所知也得人者爲雄失人者爲雌今
臣聞道路之言秦王幸孟嘗君之廢陰遣良車十乘黃金百鎰迎孟
嘗君爲相倘孟嘗君西入相秦反其爲齊謀者以爲秦謀則雄在秦
而臨淄卽墨危矣是正話不是傾危

潛王色動問曰然則如何馮驩曰秦使

旦暮且至薛大王乘其未至先復孟嘗君相位更廣其邑封孟嘗君

必喜而受之秦使者雖強豈能不告於王而擅迎人之相國哉是真

是欺

詐潛王曰善然口雖答應意未深信使人至境上探具虛實只見

車騎紛紛而至詢之果秦使也使者連夜奔告潛王潛王卽命馮驩

持節迎孟嘗君復其相位益封孟嘗君千戶爲驩說秦以爲之地而

忠厚秦使者至薛聞孟嘗君已復相齊乃轉轅而西孟嘗君既復相

處

位前賓客去者復歸孟嘗君謂馮驩曰文好客無敢失禮一日罷相

客皆棄文而去今賴先生之力得復其位諸客有何面目復見文乎

其寔薄得可恨

馮驩答曰夫榮辱盛衰物之常理君不見大都之市

乎且則側肩爭門而入日暮爲虛矣爲所求不生焉夫富貴多土貧

賤寡交事之常也君又何怪乎

只因爲客解說處是何等忠厚是何等闊大

孟嘗君再拜

曰敬聞命矣乃待客如初是時魏昭王

子襄王

與韓釐王

王象王

秦周王

之命合從伐秦秦使曰起將兵迎之大戰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

韓將公孫喜取武遂地二百里遂伐魏取河東地四百里昭襄王大

喜以七國皆稱王不足爲異欲必立帝號以示貴重而嫌以獨尊乃

使人言於齊湣王曰今天下相王莫知所歸寡人意欲稱西帝以主

西方尊齊爲東帝以主東方平分天下大王以爲何如湣王意未決

問於孟嘗君孟嘗君曰秦以強橫見惡於諸侯王勿効之正踰一月

秦復遣使至齊約其伐趙適蘇代自燕復至潛王先有並帝之事請

教於代代對曰秦不致帝於他國而獨致於齊所以尊齊也却之則

拂秦之意直受之則取惡於諸侯願王受之而勿稱使秦稱之而西

方之諸侯奉之主乃稱帝以王東方未晚也使秦稱之而諸侯惡之

王因以為秦罪做圓活主意是潛王曰敬受教又問秦約伐趙其事

何如蘇代曰兵出無名事故不成趙無罪而伐之得地則為秦利齊

無與焉今宋方無道天下號為桀宋王興其伐趙不如伐宋得其地

可守得其民可臣而又有誅暴之名此湯武之舉也這主意却好潛王大

悅乃受帝號而不稱厚待秦使而辭其伐趙之請秦昭襄王稱帝纔

二月聞齊仍稱王亦去帝號不敢稱裝話分兩頭却說宋康王乃宋

辟公辟兵之子剔成之弟其母夢徐偃王來托生因名曰偃王有異

相身長九尺四寸面闊一尺三寸目如巨星面有神光有以異稱而與亦有以異

東周列國志卷之二十一

亡權而

方能屈鐵伸鉤於周顯王四十一年逐其兄剔成而自立立十

一年國人探雀巢得蛻卵中有小鵲以爲異事有是災異獻於君偃偃召

太史占之太史布卦奏曰小而生大此反弱爲強崛起霸王之象偃

喜曰宋弱甚矣寡人不與之更望何人乃多僉壯丁親自訓練得勁

兵十餘萬東伐齊取五城南敗楚拓地三百餘里西又敗魏軍取二

城滅滕有其地却也能因遣使通好于秦秦亦遣使報之自是宋號強

國典齊楚三晉相並偃遂稱爲宋王自謂天下英雄無與爲比欲速

就霸王之業每臨朝輒令羣臣齊呼萬歲堂上一呼堂下應之門外

侍衛亦俱應之這便是聲聞數里孩又以革囊盛牛血懸於高等挽弓

射之弓強矢勁射透革囊血雨從空亂灑使人傳言於市曰我王之

天得勝欲以恐嚇遠人歎又爲長夜之飲以酒強灌羣臣而陰使在

右以熟水代酒自飲能吃得許多羣臣量素洪也皆潦倒大醉不能

成礼惟康王惺然左右獻諛者皆曰君王酒量如海飲千石不醉也

又多取婦人為淫樂一夜御數十女這却也是难事想必是使人傳有絕妙春方耳一笑

言宋王精神兼數百人從不倦怠以此自炫一日遊封父之墟今河南府

封邱縣遇見採桑婦甚美築青陵之臺以望之訪其家乃舍人韓馮之

妻息氏也息家偏出美貌女子豈風水使然乎一笑王使人喻馮以意使獻其妻馮與妻

言之問其願否息氏作詩以對曰

南山有鳥

北山張羅

鳥自高飛

羅當奈何歌妙

宋王慕息氏不已使人即其家奪之做這等事如何想平王圖霸韓憑見息氏升

車而去心中不忍遂自殺宋王召息氏共登青陵之臺謂之曰我宋

王也能富貴人亦能生殺人况汝夫已死汝何所歸若從寡人當立

為皇后息氏復作詩以對曰

鳥有雌雄

妾是庶人

自道本色妙

不逐鳳凰

不樂宋王

婦興真

宋王曰卿今已至此雖欲不從寡人不可得也

用強硬逼不是溫息

氏曰容妾沐浴更衣拜辭故夫之魂然後侍大王巾櫛耳宋王許之

息氏沐浴更衣訖望空再拜遂從台上自投於地

此婦却比息

宋王

急使人攬其衣不及視之氣已絕矣簡其身畔於裙帶得書一幅書

云死後乞賜遺骨與韓憑合葬於一塚黃泉感德宋王大怒故為二

塚隔絕埋之使其東西相望而不相親埋後三日宋王還國忽一夜

有交梓木生於二塚之傍旬日間木長二丈許其枝自相附結成連

理有鴛鴦一對飛集於枝上交頸悲鳴

精誠所感

聖人哀之曰此韓

憑夫婦之魂所化也遂名其樹曰相思樹髯仙有詩嘆云

相思樹上兩鴛鴦

千古情魂事可傷

莫道威強能奪志

婦人執性抗君王

羣臣見宋王暴虐多有諫者宋王不勝其怒乃置弓矢於座側凡淮

諫者引弓射之嘗一日間射殺景成戴烏公子勃等三人

宋有計名諫臣還算

好國若非康王之無道斷不至於即亡也

自是舉朝莫敢開口諸侯號曰桀宋時齊湣王

用蘇代之說遣使於楚魏約其攻宋三分其地兵既發秦昭王聞之

怒曰宋新與秦懽而齊伐之寡人必救宋無再計齊湣王恐秦兵救

宋求於蘇代代曰臣請西止秦兵以遂王伐宋之功乃西見秦王曰

齊今伐宋矣臣敢為大王賀秦王曰齊伐宋先生何以賀寡人乎蘇

代曰齊王之強暴無異於宋今約楚魏而攻宋其勢必欺楚魏

雖是游說

之語然却也

楚魏受其欺必向西而事秦是秦捐一宋以餌齊而坐

收楚魏之二國也王何不利焉敢不賀乎秦王曰寡人欲救宋何如

代答曰桀宋犯天下之公怒天下皆幸其亡而秦獨救之眾怒且移

於秦矣秦王乃罷兵不救宋齊師先至不郊楚魏之兵亦陸續來會
齊將韓聶楚將唐昧魏將芒卯三人做一處商議唐昧曰宋王志大
氣驕宜示弱以誘之是芒卯曰宋王淫虐人心離怨我三國皆有喪
師失地之耻宜傳檄文布其罪惡以招故地之民必有反戈而向宋
者是也韓聶曰二君之言皆是也乃爲檄數秦宋十大罪一逐兄篡立
得國不正二滅滕兼地恃強凌弱三好攻樂戰侵犯大國四革囊射
天得罪上帝五長夜酣飲不恤國政六奪人妻女淫蕩無耻七射殺
諫臣忠良結舌八僭擬王號妄自尊大九獨媚強秦結怨鄰國十慢
神虐民全無君道說十罪都好檄文到處人心聳懼三國所失之地其民
不樂附宋皆逐其官吏登城自守以待來兵於是所向皆捷此是呂
直逼雖陽宋王偃大閱車徒親領中軍離城十里結營以防攻突韓
聶先遣部下將閭丘儉以五十人挑戰宋兵不出閭丘儉使軍士聲